

建議由我交大校友做起 推行全面合理化運動

殷大平

第一次提出合理化運動，是在五十九年的工程師學會上。當時僅祇「工業應推行合理化運動」，舉了六個例題：(一)工作時間合理化(二)工資合理化(三)採購物料規格合理化(四)工作方法之合理化(五)國內資源利用合理化(六)投資合理化。第二次是在六十年十一月臺南縣總動員月會中所提「面對國際情勢變化，響應政府經濟外交，經濟建設應求合理化」。其中也包括了投資及資源利用之合理化兩大重點。

但是，這一「合理化運動」的想法，並非新創，而係根據德國工業界建立標準化之前所推行的合理化運動。前輩校友陳堯學長在最近經濟日報上所發表的「高階層管理考察」報告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可證明非筆者杜撰。

然則，這項運動，雖經提出並經分別通過。實際見諸行動的，則除六十年上半年國民黨中央黨部曾提出工作時間以工資合理化之指示；以及工業局章局長要求工業應求現代化及合理化外，其他尚未多觀。因此，筆者有感於我國人常習於口號，而少行動之缺點

，特再借「友聲」一角，不揣淺陋，提出「合理化運動」的呼籲。緣以我交大校友，多數為社會上基層工作的中堅分子，而母校教育向以務實為本，由我交大校友來全面推動這項合理化運動，自可逐漸引起現在我國經濟社會中及工業界的人士注意改變各種不合理現象。

總之，廣泛的來講，我國社會中既充滿了不合理現象，倘再不積極的去作合理的糾正，以實際行動來實行經建的大政策，則我國在世界動亂的洪流中，恐怕難以屹立無恙。筆者為工業界基層工作一份子，特呼籲由我交大校友做起，來全面推動此一「合理化」運動。

編者按：臺灣紙業公司新營紙廠廠長殷大平學長，目前正奉派赴泰國考察紙情，將在曼谷、金邊等地接洽紙漿業務，並轉道香港，約於元月底可返家度農曆春節。
按殷學長會屢次捐助臺紙公司出品之銅版紙，供友聲封面之用。聞悉即將調臺紙總公司服務云。

有病的人纔找醫生

樂仁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杜甫

約在五十年前，筆者只有十多歲，世居在離城六十五華里的一個小村子裡。有一天忽然頭痛燒熱，服了土製的「焦米茶」依然無效。鄉間少郎中，城裡雖有大夫而遠水難救近火，先祖父無奈，乃憑線裝的中醫書，破例替我看了一次病。他不會把脈，先細心的問我病狀，再看我的舌苔，然後翻藥書，慎重處方，並且準備了一碗菘豆湯以備萬一。先慈把幾味中藥給我煎服了之後，睡了一晚，第二天病竟霍然而愈。這

下人患病那樣的痛苦，却時繁腦際，到老仍難抹去，那時醫藥衛生不發達，醫院普遍不足，醫師、看護更少。城裡如此，鄉下尤其可憐。不要說西醫，就是稍有名氣的中醫，像樣一點的藥店，也寥寥可數。鄉裡病人鑒於醫藥困難，只有硬挺硬拖，等到用轎子或「被籠」抬着病人走五六十里路去求醫，或接醫生出診來看病時，病況多已到了嚴重的階段了。

是他老人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替他的孫兒看病。先祖父是前清廩生，畢生從事地方教育，擔任高等小學校長。他時常借機會教導家人和學生。這次他自然不會放過好機會，為我連講古時幾位儒醫怎樣仁心濟世，急人之急，施醫救貧的故事，勉勵我師法古人「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好好的念書。至今時隔五十年，深愧毫無建樹，辜負先祖的期望。但是幼時看到鄉

現在臺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公私醫院林立，各種專科醫師多如過江之鯽，而且生意興隆。各縣市在鄉間普設衛生所，西藥房、兼賣西藥的中藥舖到處皆是，公路又四通八達，要到城市裡去看病，也極便利。照理，今日的病人，要比以前幸福得多了。可是實際上並不如此。不講病人本身所受的痛苦怎樣，僅僅到醫院、診所去看病那些瑣事，也會把病人和陪病人去看病的親友折磨得半死。下面是今年七月十一日

作豎座標，人口總數作橫座標，對稱豎軸劃出曲線，就好像一顆爆炸的原子彈雲團一樣。下部莖處很小，上部則擴展很大。如炸彈開花型狀。

由於人口爆炸似的成長，糧食問題日趨嚴重。全世界可耕地，雖有八十億英畝，但以散佈不均，只有卅多億英畝在耕種。尤其是在亞洲人口雖佔世界一半以上，却已無餘地可耕。現在只是靠着增加每畝產量或是增加每年收成次數來增產糧食。十年之前新馬爾塞斯學說人士還預言再有一個世代，世界將被飢餓至死。很幸運地此項悲觀論調未成事實。就在六十年代有一驚人發展在農業界稱為「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一九六二年美國人鮑勞 (Norman E Borlaug)，初在印度移植日本矮麥和墨西哥交配種成功，使此十五億多人口歷史上一直是飢荒的國家，到一九六八年麥產量收成突增三五%，高達四百多萬噸，才算自給自足。鄰國巴基斯坦(一億二千萬人)也同樣受惠，增加了一倍的產量。至於菲律賓自從一九六四年由洛克非勒基金協會試種 IRs 新稻成功，也由以往每年需輸入百萬噸米一變而有輸出。這真是一場農業大革命。不過突然豐收以後却又發生倉儲問題

量已在廿五年來由民國三五年八九四、〇〇〇噸增至五九年之二、五四〇、〇〇〇噸，約在三倍左右。可是人口成長由三五年僅有六百多萬人至五九年增至一千四百萬人約增一倍強。現在一、四〇〇多萬人，到一九八〇年就增加到一八三〇萬人，將為戰後之三倍。此後每年以五十萬成長率上漲，到西曆二〇〇〇年可高達三千萬人之譜。目下每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積人數已達一五六六人，而可耕地總面積僅有一百萬公頃，在亞洲地區實為人口最密而土地最少之區。誠如國父所云：「生齒之繁至斯而極，若以內部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謀仍難。農產無可加關，早有食不應工之患」。反觀臺灣東部人口僅有六十萬人，連西部人口五%還不到。而花東兩縣面積却有八千一百平方公里，佔本島四分之一，地廣人稀正是今後開發資源的理想對象。而開發資源必先促進交通，目下東西部交通僅靠三條公路維持。實不足以擔負今後大量開發移民之鉅任。所以興築極不交通的環島南北迴鐵路，開發東部鑛產及農林漁畜牧業實為首要之圖，這也正是國父主張由人口繁多向人口稀少之築路創見，其

題運輸分配問題。使我們又想起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所說：「糧食到了有餘的時候，我們還要彼此調劑，要調劑有餘不足，便要靠運輸。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在運輸。因為運輸不方便，所以生出許多耗費」。果然印度就在一九六八年一面在北部國土連村莊學校都關門停課用來存貯多餘的小麥，一面却因全國首次有了巨大收穫，但缺乏足够的分配市場運輸網，仍有不少數的人民發生飢饉。在西巴基斯坦甚致二〇%的收成，因無適當存貯倉庫，致被鼠蟲侵蝕，竊盜走私，浪費殊鉅。所以國父說「我們要解決運輸糧食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又說「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州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築滿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來，中國糧食便可以四處交通，各處的人民便有便宜飯吃，所以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好方法。於此可見交通對於糧食生產問題之重要性。尤其是在亞洲諸國工業較落後人口較密農民較多，更須拓展交通移民墾殖荒僻地區，增產糧食，以求「地盡其利，貨暢其流。」

我們試以臺灣為例，自從光復以來，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再加農業技術改良結果，稻米產利尤大之經濟原則所在。國父之所謂「利」乃指公共之利益，非屬鐵路本身一方面。其所謂經濟也是指的經世濟物，自與一般所謂經濟不同。

徵信誌謝

一、友聲基金

秦子青	美金一〇元
談震邦	美金一〇元
劉家遠	美金五元
湯彥頤	美金二〇元
陳榮淦	美金五元
陳茂傑	美金一〇元

二、學術基金會

紐約區校友下一代感恩節聚會節餘

美金一〇〇元

(俞炳昌夫人經手)